

忠感學宗十八寸五  
高中冬令營生主蘭章

# 天恩師德

## 感應篇(五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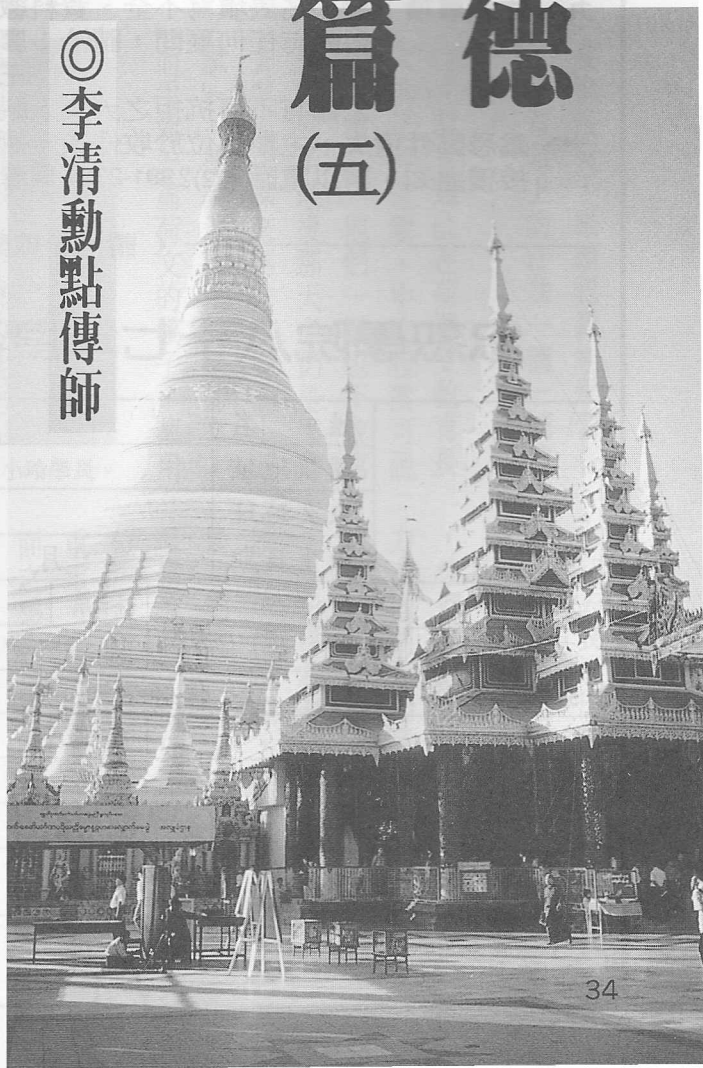
### ◎李清勳點傳師

八十六年六月一日，奉老點傳師之命和林文清講師一起到印尼、馬來西亞作爲期兩週的講課和成全。共講了十二堂課，辦道五次渡了六十七眾，成果還算可以，更難得的是在馬國的巴生天惠堂，聽到一則顯化，成全不少道親，利用空檔將它文字化與諸君分享。

二年前的媽祖誕辰（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），上午

九時許，蔡壇主在巴生公司的一位員工王清霖，向上司林民順經理請假，理由是要到媽祖廟作「義工」，那天並非假日又特別忙，所以林經理並未准假。王兄的工作是負責倉庫管理，因爲主管不准假，只好悶悶不樂的回到一樓的崗位上，副理陳國強跟在他身後到倉庫想安慰他，只見王兄兩手扶在鋼架上，渾身顫抖，兩眼上吊

，臉紅脖子粗，嘴裏還嘔嘔作響，並嚷著：「我要回神廟。」一副要「起乩」的模樣。陳副理立刻報告林經理該怎麼辦？他們三位都是道親皆已清口茹素，來自三個不同組織。而公司在二樓，三樓是台灣去的駐壇人員的起居室，四樓是中堂兼講堂。林兄立刻拉著王兄的手往四樓中堂衝，在中堂門口，示意要「筆談」，駐壇人



員隨手拿了原子筆和幾張日曆紙，用反面空白處要讓他寫，他卻將日曆紙揉成一團，狠狠的擲到地上。駐壇人員立刻找來幾張全白的紙，只見他快筆直書「吾乃許府真君」，第二張又寫著「吾要帶他回去」。林兄見狀急忙阻止，並叫道「不可以帶他走，他才二十六歲而已」。真君又在第三張白紙上寫了一個大字「廟」，大家才會意原來真君想借用王兄的身子回媽祖廟辦事。

林兄擔心，萬一附身的是邪魔妖道那該怎麼辦？便和他談判：「這是中堂，我們一起燒個香吧！」「您去燒。」真君似乎有些無奈。林兄點了中燈，燒了大把香，並叩了千叩首，求老師慈悲作主。起身後走到王兄面前，只見他雙目緊閉，低頭不語，「該您拜了。」林兄催促著，他立刻連作了

幾個向前翻的大筋斗，無巧不巧的正好跪在第二排中間的拜墊上，而且是「五體投地，手現蓮花」的拜姿，禮拜許久才起身，又雙膝跪地向後迅速倒退，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背面蓋著眼睛，指紋向外；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內面蓋著右眼，指甲向外，嘴裏還大聲的哀嚎「失了禮了」拖著長長的聲音，在上樓的同事都衝上來想看個究竟。只見他退到窗邊，才放下手張開眼，起身後又拉著林兄的手責問道：「你當我是誰？」「我當您是仙佛啊！」真君搖搖頭嘆息道：「我比你還不如。我是不能進入中堂的，今天的過你要擔。趕快帶他回媽祖廟吧！」「您占著王兄的身體，我怎麼帶呢？請您先退竅吧！」林兄建議著。「好，我先退。」王兄軟趴趴的攤在地上，好一會才甦醒過來。

清醒後王兄立刻騎機車飛奔到巴生的媽祖廟，林兄擔心萬一又出狀況，所以開車緊跟著他身後，才到廟前的廣場，只見王兄又「起乩」了，並大聲嚷著：「把葷腥的祭品全部撤走，祭神只可用鮮花素果。」媽祖廟的祭典活動終能順利展開。

事後林兄請問另一位同事，和王兄都是發一陳大姑的後學，才瞭解在五年前，王兄參加新道親的三天法會時，就被自稱叫「許府真人」的靈附身過，在法會場外跪地叩首，求活佛師尊讓他求道，而老師都不予理會，只見王兄額頭已鮮血直淌，主班點傳師於心不忍，才叩求讓他能起身進來，經過再三的懇求和叩首，老師終於答應，再等廿年才讓他求道，可是真人怕時間來不及，又再三叩求，點傳師們也幫忙關

說，老師才答應給他一個機會，中堂有請壇辦道時，讓他在外面護法，但只可面向外，不可面向中堂，五年後才讓他求道，而當年正好是第五年。

王兄也說明他和許府真人有特別的因緣，他是晉朝時的修道士，名叫許遜，曾多次現身給王兄看，他身穿道袍，手拿拂塵，背著寶劍，頭上頂著一個髮髻，身材略嫌消瘦，卻頗有仙風道骨。因為塵緣太薄，未再來轉世。在馬國的柔佛有「許府真君」廟，香火鼎盛。平時又是媽祖的護法，五年前蒙老師慈悲賜予白陽護法之職，今已功果有成，由真人晉升為真君。

這則顯化感動了許多人，讓天惠堂的道務有相當的推展。陳國強家人除父親外皆已求道，四年前後學第一次到巴生講課，曾去拜訪陳爸爸，希望

他早日求道，但機緣一直未成熟。陳爸爸知道後學又來了，特別買了一隻果后——山竹來回拜，正巧當晚要辦道，林兄又將這則顯化陳述一遍，後學也希望他留下來求道，感謝天恩師德，陳爸爸和其他十三眾皆能順利求道。本想找出筆談當時真君的真跡，可惜駐壇人員二個月一換，又事隔兩年，那墨寶已不知去向。

